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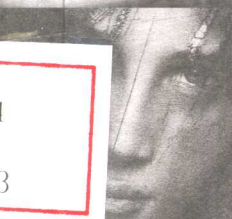
Sumiao Xuexi

素描学习

再现与表现

Zaixian Yu Biaoxian

上海书画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497370

J214

S2003



素描学习

再现与表现

本社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J214

S2003

649337

责任编辑 李诗文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封面设计 王 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素描学习. 再现与表现 /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672-886-4

I. 素... II. 上... III. 素描-技法 (美术)
IV. J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7051 号

素描学习——再现与表现

本社编

◎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印刷: 山东新华 (临沂) 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3

印数: 0,001—5,000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72-886-4/J · 801

定价: 10.00 元

序

在维根斯坦时代，观念与经验缔连的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用”的双重性质。它可以表述为：任何抽象的东西，都是一种已被我们高度认知、概括的“存在”，同时，它又可以被我们的经验展示而产生现实意义。

绘画素描亦然。它不仅属于认知的范畴——点线面的切换转化，明和暗的交替重叠，物与像的空间整合等，而且还是一种直截了当的、魅力无穷的、趣味盎然的艺术表现载体。

虽有俗话说“鬼魅易画，犬马难就”，但就素描来讲，忽略了事物的本质结构就难以勾画出事物的体貌。对一切造型艺术而言，素描是建筑的桩头、植被的土壤。事实上，其本身就是在黑白灰韵律间起伏跌宕，充分展示自己外在美丽的线条、明暗、体积、层次和空间。

正是基于这个缘由，在如今某些“时尚”的素描说法之中，这套书，拨歪匡正，脱颖而出，予以莘莘学子指点迷津，不失为一部较好的素描绘画理论与技法实践的契合之作。

谭根雄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

目 录



名家技法

难分难解

程丛林 1

发挥铅笔的特性

曹吉冈 17

素描——视觉与图像的心迹旅行

井士剑 23

素描琐思

朱春林 31



语言与观念

关于写生及写生训练

于艾君 36

素描的精神与形式技巧

吴少昆 46

素描语言的思考

赵峥嵘 51

从再现到表现

张 婷 57



重读经典

析大师素描的再现与表现

林笑初 66



佳作档案

名校素描作品选

75

难分难解

程丛林

一

回想起来，我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开始画这些素描的。1986年到欧洲之后，抓住一切机会看陈列馆和艺术家工作室，脑袋里装满新东西和许多问号。那个时候，我感叹西方油画的种种精彩，同时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各种方式感到困惑。我的注意力沿两个方向投出去，一方面研究我深感兴趣的油画大师，另一方面，尽力去琢磨那些对当代艺术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数次提起油画笔想画出与过去不一样的东西，可就是办不到。我是不是看傻了？是不是油画本身没有什么可弄了？这样的内心纠葛在1996年达到某种极限。在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之后，我不能容忍自己在画布上弄出的任何东西。接下来，我不再去碰油画笔。可又心有不甘。对我这样从小喜爱油画的人来讲，整年整年不画油画，其心境是很浮躁、很悲惨的。怎么办呢？不画画，人实在是太难受。找来铅笔和纸，抱着弄弄再看的心态，我开始画素描。

二

这里，我想说：感谢西藏。

2001年“成都双年展”上，我做了一件装置作品《喜马拉雅·红墙》（图1）。为了把我在西藏寺庙里得到的视觉经验外化出来，需要观众靠拢红墙并缓慢移动。在红墙上，我挂了24幅西藏内容的素描。这些画起到了吸引观者目光并停留片刻的作用。也是在这次展出之后，不少人注意到素描中体现的心态以及素描在精神层面、形式感层面的意味。艺术史教授牟群先生认为：《喜马拉雅·红墙》的出现，可以看作是程丛林对恢复经典绘画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尊严的一种努力。美术评论家贾方舟说：“程丛林怀着敬畏的心情画出的这些小画，‘精’得让你不能忽略，一旦看进去就出不来，深为一种精神氛围所困扰。”



《喜马拉雅·红墙》展出现场照

今天反观这些素描，心情有些复杂。记得1991年我的精神状况很差，在欧洲呆了六年之后，对自己的不满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很想改变这种局面，在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的循环中败坏了心境，有些走投无路。多年后的今天来回想当时的我，行为上变得有些古怪。不想和人来往、不想看陈列馆、不想翻画册、不想参加展出。甚至，我在德国用了三年零一个月完成的一件高2米、长62米的油画，也把展期一推再推，不愿按原定日程办个人展，使很多人不理解。心里那个“烦”字，真是不好形容。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格里斯先生在弄干的私人游泳池铺上防潮设施，把我的这件大画妥善放好，并在保险公司上了保险。展期也推到两年之后。我带着近乎于麻木的心态回到家乡成都，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从成都去了拉萨。在拉萨我住军区的雪莲宾馆，出门便是拉萨河。正赶上8月的洗澡节，河边很热闹。人们把地毯、衣物从家中一车车运来，在河水中漂洗后晾晒在岸边草地上。大家聚坐在大树下唱歌、闲聊、喝酥油茶吃点心。到了黄昏，年轻姑娘们的嘻笑声这一处那一处一串一串地响起来，让人产生莫名的激动和舒心。那些日子里，在拉萨河边经历的种种细节，我这一生大概是难以忘怀了。在德国寒冷的冬季里，当我坐在工作间里握着铅笔作画时，心里就有拉萨河边的明媚和喧闹、生趣和轻松。

也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去了很多寺院，知道了出家人喇嘛怎样探讨内心，探讨历史，怎样做各种学问，有建筑方面的，绘画方面的，医药方面的，等等。在西藏高原上，人们有自己的一整套的活法。值得一提的是，我到了拉萨西郊依山傍水的天葬台，亲眼看见两位从尼泊尔赶来这里的年轻喇嘛，他俩在天葬台上坐下来，闭目，合掌，默念心愿。我请教这是做什么，被告之，他们是先来“报到”，以后肉身生命结束时将从这里去另一个世界。他们的神情是那样单纯和幸福。看着他们黄色的袈裟在山路上渐渐远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

种种印象和感动如同一块橡皮擦，把我多少年来养成的绘画眼光于不知不觉中抹去。从拉萨一直走到日喀则，我忘记自己是一个处于困境的画家，忘记在欧洲产生的许多欲望和痛苦。这些橡皮也擦去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勤奋作画的习惯。躺在山石上晒太阳，闭着眼睛不知身在何处。吃饱的大鸟秃鹫，一只接一只猛地飞到空中，盘旋着升高，再升高。在透明的天空蓝底子上，成群成群的大鸟化成细小的黑点，慢慢地移动，慢慢地消失。真的，画画变得无足轻重。

三

当我重新回到欧洲，重新在工作间坐下来，我不那么计较自己油画的成败。油画探索的方向正确与否不再是我心目中很大很大的问题。虽然，我那时仍然不知该怎样去画自己的油画，但我可以较为轻松地把油画放到一边不去管它，而心安理得地慢慢画素描了。

一旦开始在纸上用铅笔作画,西藏的记忆像一种魔力开始发挥作用。应该是1996年之后吧,我渐渐发现自己素描里多了一种东西,它反过来可以把我吸引住。当我在巴掌大小的一张旧纸上工作几个月时间,终于把那种吸引自己的东西抓住时,心里便会产生巨大的喜悦。有时,会在半夜醒来后长时间坐在素描前观看。有不少感触和文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深夜突然醒来,一看钟,凌晨3时零3分,可脑中一片清明,完全不像只睡了两三小时的样子。那几天我正画一幅藏民匠人的头像,感人的意味一直出不来。在西藏时,那些密密麻麻的经板、坚硬石头上的经文使我对匠人刻工非常敬佩,很想把这种敬佩之意在素描里体现出来。当我在四周寂静入睡的时刻细究眼前的素描时,隐隐地意识到自己骨子里也是一个匠人。那天凌晨我想了很多也记了很多。之后,我发觉自己身上少了些艺术家的成分,多了些手艺人的成分。脑袋里常常会记住那天写下的一句话:“不把活儿做地道了是要挨骂的。”后来,我在画中匠人头部下方画了十六尊组合在一起的小佛。画得很慢,很用心,也很愉快。画面比原来好多了。

四

在学画初期大量地画过素描之后,重新开始较为集中地使用铅笔作画差不多也有八九年了。如果让我说心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素描除了用来练基本功,帮助培养眼和手的准确与配合,还可以用来提高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一个人作画,如果状态不兴奋则很难产生创造力。那么,如何让自己兴奋起来呢?我的办法之一是设置难度。在德国,居民扔垃圾有一套规定,什么日期该扔哪类东西都印成一本小册子免费送到每一户人家的信箱里。每个月里有一天扔纸品。我常常在这一天收集到多少年之前被人使用过的旧纸。还有,我住的城市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跳蚤市场”(旧货市场),人们在这种市场上一边玩耍一边买卖旧物,很便宜。我常常从那里买到一些发黄的旧纸。从旧相册、旧书籍、旧刊物、旧相框衬里取出的这些各色旧纸比崭新的素描纸易碎,在上面作素描必须小心,用力过大纸很容易损坏。作画时要保持几分警觉,不能麻木,不能偷懒,

该换笔时就得换。尤其画到快结束时,用笔用力不当就会前功尽弃,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努力可能付之东流。所以越画只能越上心。这种作画方式很像传统国画的方式,墨落宣纸就擦不下来。最好先把自己的状态调动好,注意力高度集中才行。这样一来就比较靠近创造力产生的状态。再比如,把作画的尺寸缩小,尽可能小到某种极限。在巴掌大小的旧纸上去深入地画素描,我常常有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的心态,精神哪有不集中的道理?说得夸张一点,有探险的小心翼翼和刺激。画得有效果人会非常开心。当然,对我而言,最难最难的还不是这些。能不能把心灵层面的感觉呈现在素描里?能不能把被描绘的对象画得很准、很写实、不变形,同时把某种完全抽象的意味儿和极为专业的手法弥漫和统摄住整个画面?能不能将轻松、平和、内敛、一气呵成与深厚的激情、绘制的高难度自然而然地结合?能不能让完成的素描反过来把自己牢牢吸引住?……有前辈大师说过,绘画是一张安乐椅。可我这样作素描是不是太累?

五

没有办法。当我想画西藏的种种事物,想把一张旧纸片转化为一件艺术品,想对自己原有能力给予提高时,真的是没有办法,安乐椅无法成为我的选择。

在西藏的寺庙里、在拉萨的八廓街、在山路上、在湖边,磕长头的藏民给我很深、很矛盾的印象。当他们平平的匍匐在地,像一个失去了意志的人,全身心交待给神明,磕头者已不存在,已无足轻重。另一方面,信仰的力量似乎充满了伏在地上的磕头人。自问:我程丛林会为某种信仰伏到地上,面色平静,一步一起身地往前移吗?我拥有这种力量吗?我难以回答。

慢慢修炼吧。

有的时候,我手中的铅笔和纸,它们的意义如同藏民手中的转经筒或念珠子,是一种中介,连接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画是给自己、给别人看的东西。这个“别人”不好把握,这个自己同样不好把握。一个人的内心不是单向度的,有很多时候还是对立的、纠缠的、变幻莫测的。



པལ་མེ་ཐོན་པེ
ཉ་ནུ་ལུ་ལུ་ལུ་ལུ་
望見大昭寺
臣

昨晚看见大昭寺门外见到那样一种目光，不是汉人所有。一直想画出来。想了十年。记得是一件钴蓝色绸衣，有一团团花纹。

(现在脸缺骨感，改过来。眼中的情绪可保留，其他待脸画后综合。) 201.4.5.

昨晚看见大昭寺门外见到那样一种目光，不是汉人所有。一直想画出来。想了十年。记得是一件钴蓝色绸衣，有一团团花纹。(现在脸缺骨感，改过来。眼中的情绪可保留，其他待脸画后综合。) 201.4.5.



情感？
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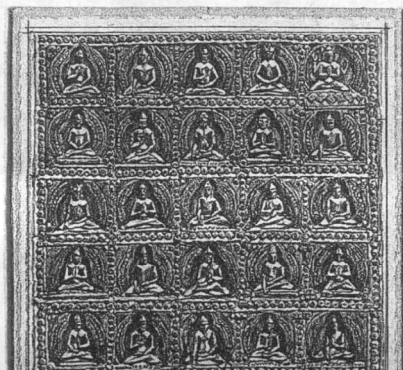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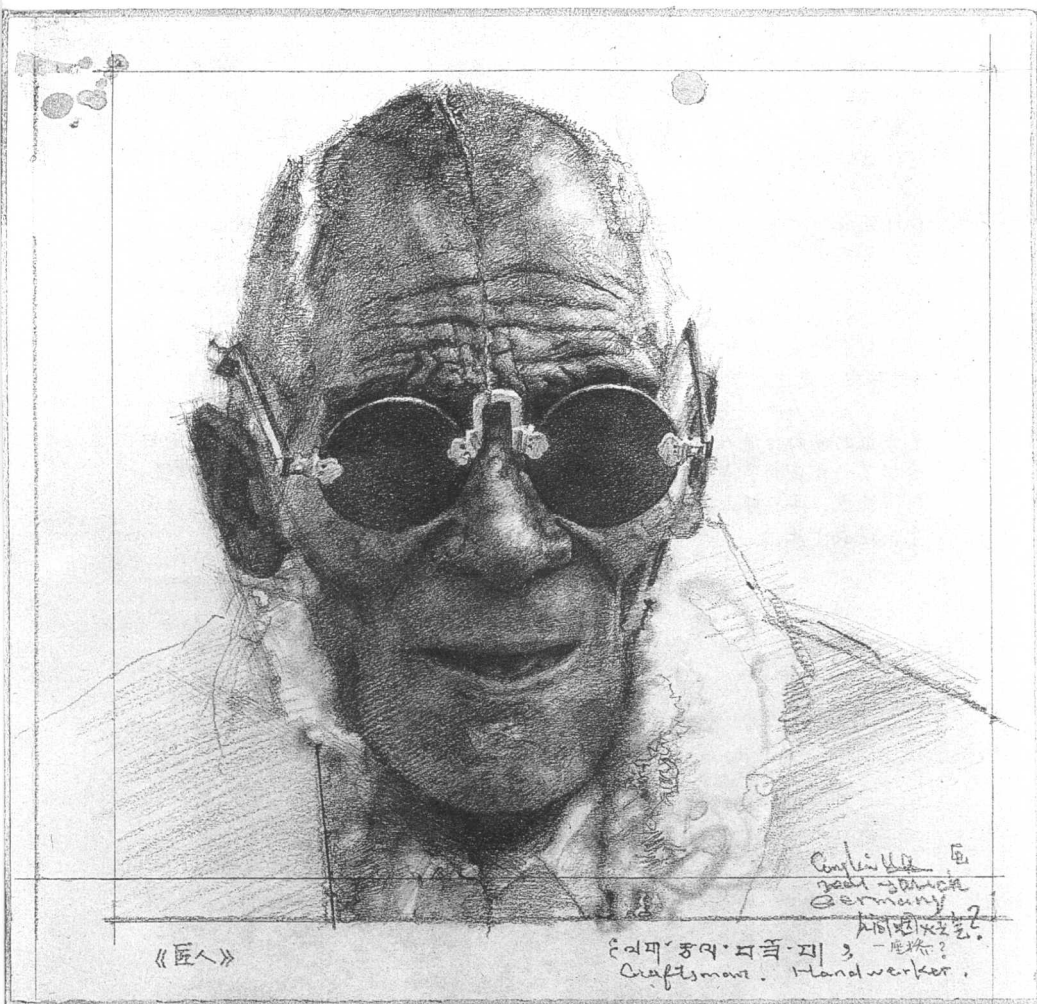
记录，完成于2001.4.5

望见大昭寺 铅笔、纸 21 × 19.5cm 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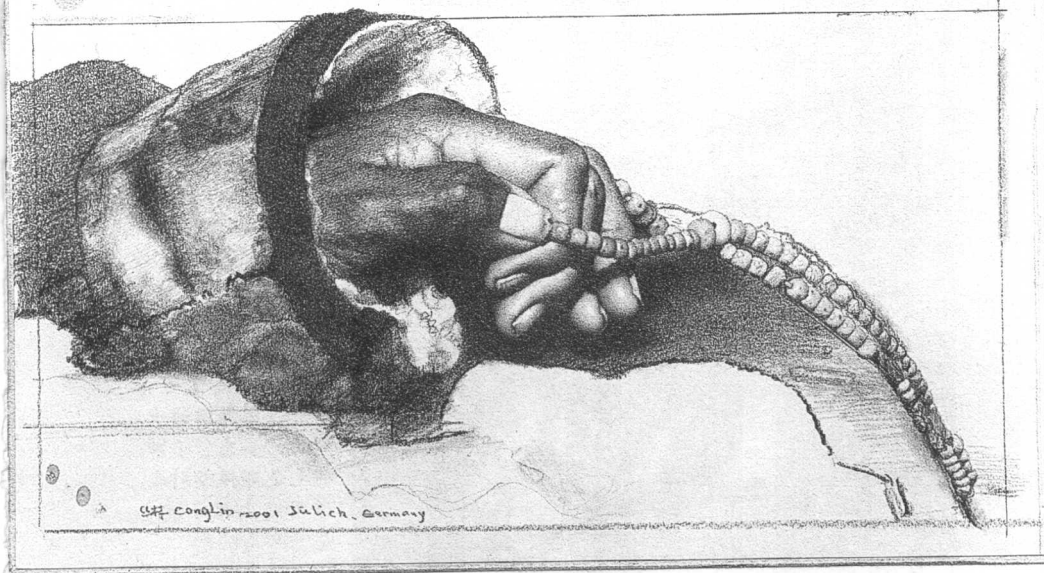
1991年，大昭寺门外见到那样一种目光，不是汉人所有。一直想画出来。想了十年。记得是一件钴蓝色绸衣，有一团团花纹。(现在脸缺骨感，改过来。眼中的情绪可保留，其他待脸画后综合。2001.4.5。)

昨晚看此画很久。总感到有问题。画面虽然很好看，但缺乏以往临近收笔时的吸引力。我想原因有二。一是想在返成都前把它装框，创下十天内完成一幅铅笔画的记录（达到一季度就有四幅素描上墙的记录）。总之是一个“赶”字，赶什么呢？大约是以往的铅笔画每次拖太长时间吧？《盲僧》今年可以收笔了吧？1998年动笔，快三年整了！免不了心急，影响整个心态了。第二个原因是最近完成的两幅《HIMALAYA 山峰》及《夜》，技术上有突破，就想在这幅头像上再用出来，有把科研成果用到生产中去的意思。一直画得顺手。按想法进展到临近完成，其结果是极为平淡，像一次没有历险的旅行，无味得很。深想之后，凌晨一点睡意全无，在笔记上录下思考，决定拍照后，在此已近完成的画上打乱重来。先确立一个想找的东西放手进行。不考虑时间。睡五个小时醒来，脑中全是这件事，并隐约有一种启示：铅笔画其实是应有一种内在的神髓，能集中注意力寻找尚处于不清楚的感觉。该是对自己的一种开发和建设。显示已掌握的东西会流入卖弄的小家子气的陷阱，画面会出现做作、修饰，表面好看罢了。真正的亮点是有对自己的挑战，甚至挣扎后的一点所得。本来就慢，所得就少，再不努力去找，量上的多而实际却无进度可言，慎之。特记在画面中，谨戒于此。





大佛光
酥油
漫卷
留痕



念珠 铅笔、纸 20 × 14cm 德国 2001 年

藏人的手，手上有阳光。酥油浸润，风雨留痕，蜡质骨感。这样的手敬畏神明。画手，用铅笔先软后硬。画皮袍袖口，用铅笔先硬后软。

匠人 铅笔、纸 16 × 16cm 德国 2001 年（左页）

凭手艺吃饭，活干得不地道会挨骂。匠人大都只在民间走动，名不见经传，只有口碑。口碑与炒作没有一点关系。向匠人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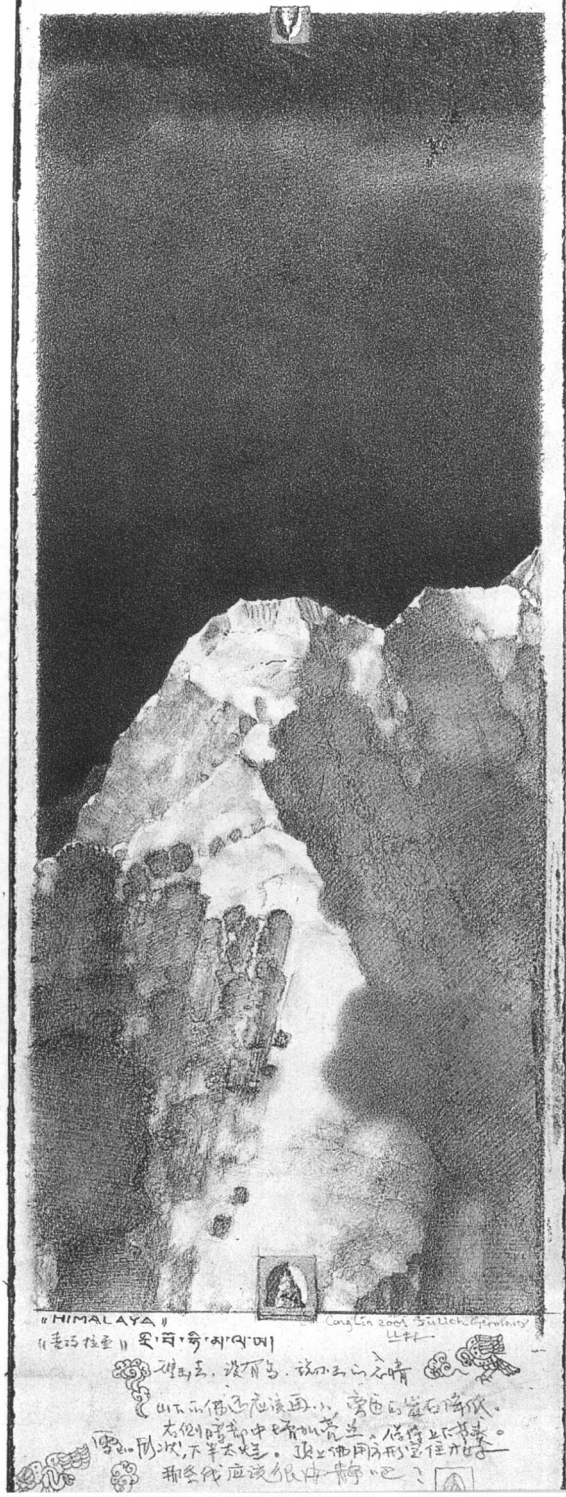
一公一母 铅笔、纸
29 × 14cm 德国
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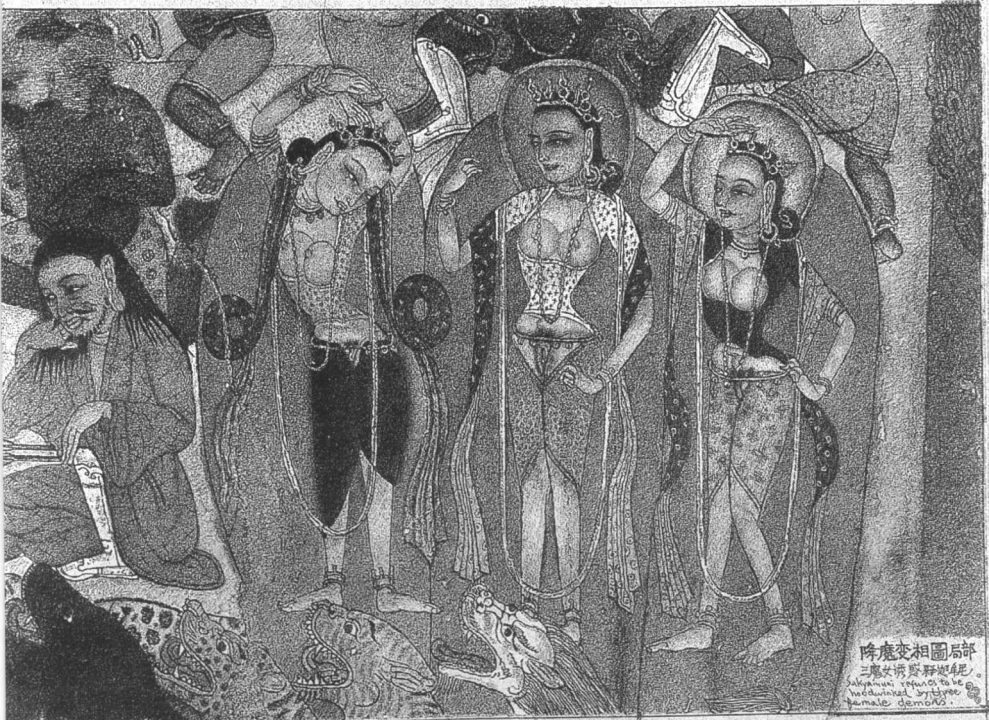
这幅素描前后画了三年。如果从画第一张草图算起,拖得实在是太长时间了。1991年我第一次站在拉萨的天葬台上时,强烈意识到来自头脑中的美感和宿命的自觉。有些事情真是命运般不可抗拒。12年前我开始画西藏的大鸟,有时画秃鹫,有时画鹰。总有上百张画吧,但满意的少。大鸟的姿态、眼神、羽毛是那样吸引我。说不定上辈子我也是一只鸟?

从1999年至2002年,我在德国的工作室窗外是马蒂亚斯广场,旁边有一座小教堂,尖尖的顶上随时都立着鸟。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这幅铅笔画。真在纸上动笔的时间并不多。我常用望远镜把远处的鸟拉近了看,时间和距离都很远的西藏印象也跟着变得清晰和鲜活,想像力有了共鸣,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依托,边看边画,边画边看,自自然地完成了这件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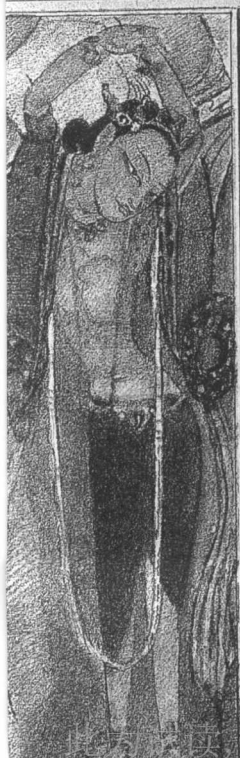
白山 铅笔、纸 29 × 14cm 德国 2002 年

望出去，没有鸟。说不出的心情。山顶接天的那条边缘刀锋般锐利，安安静静让人望而生畏。





降魔变相图局部
三魔女将野狐禅
Subhuman female
indomitable spirit
female demons.



藏南壁画如阿号，
西藏正物生话，壁面人像
和现实人像有一种魔幻
的联系。很令人神往。
出非画壁画的非付心里
越出什么呢？是嘛……
Coman cheng 社
an-ich Germany